

翟庄，被遗忘的平民“贵族”

●马俊歌 文/图



翟庄翟氏耕读世家日渐明显。

三、严秉家风

翟氏祠堂还是建起来了。凝视翟氏宗祠门楼，仿佛触摸到了前尘踪影，并隐隐约约地领略到它当年的气魄。的确，它不仅供奉着翟氏先祖，也供奉着一个村庄的历史渊源和深刻的文化认知。

它虽经历数百年的风风雨雨，无数次的战乱与浩劫，但至今仍基本保持原貌，实在令人惊叹。然而，还是这个祠堂，从另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翟氏家风的严谨。

翟氏家谱在谱本的最后一页，以后续的形式有这样一段记载：民国二年，土匪猖獗，二十代孙翟董弟四人皆入匪群，家中日昧如蜂王蚁霸，占家祀，先卖祠院……后又典卖祭田，不惟败坏先人之功德，又断绝后世子孙之孝念，可叹哉。

翟氏族人遂把翟董弟四人姓名罗列其后，以示清除家族，告诫翟氏后人“公正端方”。

这便是翟氏族人眼中的公序良俗。

如今，翟氏祠堂在时间弥漫的烟尘和淋漓的光雨里，不再繁华如昨，但纷纷扰扰的荣枯宠辱，它都曾高傲端然冷眼看过。

从清初到民国，翟氏前人的种种奋起、磨砺、义举、责任，成为翟家的精神财富。其中的家风、家训更是具有强大的教化作用，让翟氏家族在清王朝近三百年间没有偏离道德主线。

翟庄，看似鬓角白发，如今站起，弹落身上的灰尘，再次仗剑出发，迈步仍是少年。



翻新后的翟氏祠堂

在这种真实的触摸中，翟庄一扇扇记忆之门渐次打开。

解翟氏家谱，不难发现，在泛岁月光泽的历史黄卷里，翟氏家谱中附着“资治、存史、教化”等诸多人文价值，这对一个家族的价值取向、行为模式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《翟氏祖谱》记载，翟氏义学“始于康熙甲午居人翟正凤等九族贖灾买田六十亩建……其地之所入更代掌之赋税外尽以供塾出内会计裁无余合之私”。

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翟正凤当时召集族人集资买田六十亩，田地除了正常的缴纳赋税之外，节余全部用于学校的运转开支。康熙甲午年，是1714年，距今已303年。

时任宝丰知县邱运亨了解这一情况后，“批牍欣然嘉慰备至”，竟然免了翟家的赋税。

邱知县为何这样做？大抵因义学的社会地位。所谓家塾，是官宦世家为教育家族子弟，设塾于家内。所谓私塾，是塾师在自己家中设学授徒。那么义学，就高端大气上档次了，它是官员或地主在家乡开办的学校，并出钱聘请塾师，以教育本族及乡里子弟。简言之，规模大、条件好、还免费。

这就不简单了。《道光志》记载，清道光时期，全县义学只有十余所，而与翟氏义学同一时期的义学，全县只有四所。翟氏义学始建于康熙甲午年(1714年)，而邱知县评价“翟氏之族乃

能仰承德意、敬恭桑梓、用意美而陈义高”时，已是雍正十年(1732年)。

彼时，翟氏义学已经运行了近二十年。翟氏的家风远不止于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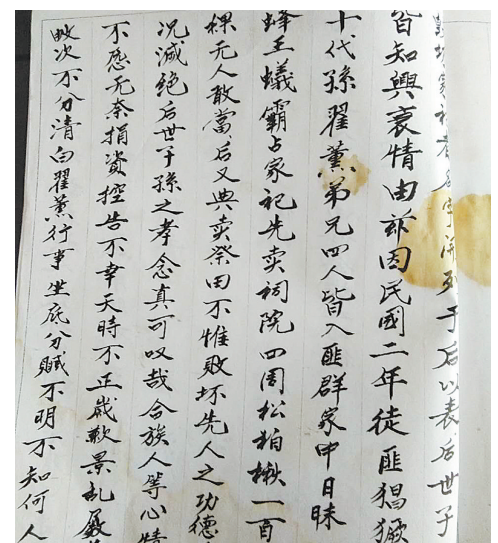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捐资建翟氏义学那一年，翟家还商议决定建翟氏祠堂。召集人仍然是“公正直喜信义举”的翟正凤。

然而，建祠之事貌似远比建学艰难。“自康熙甲午至乾隆丙申，祖孙叔侄上下数十年间同心协力，工乃告竣。”翟家不是“土豪”，建了义学，就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和物力建祠堂了。即便这样，翟家先人还是选择先建义学，后建祠堂，因此就理所当然成了乡贤。

历史选择了眷顾高风义举的翟氏家族。整个清朝近三百年间，翟家虽然未出达官显贵，却也是人才辈出。这在当时百余口的翟庄，实属不易。

《道光志》中，清王朝宝丰籍15位吏职中，翟庄翟家占了两位。一位是任郑州府典仪的翟洪策；一位是任保定府新兴县仓大使(粮食局长)的翟春元，其因“推重粮解有功受户部优奖”，后补任知县。

同时还有家谱中记载的“任鲁山县丞颇有政声”的翟洪范，“勇而有谋从征师伍竟奏凯还”的翟洪冰，“昼夜勤俭高堂广厦千仓万箱裕裕为一方巨富”的翟洪基以及担任过省察官的翟俊、“终身设教游其门者成就甚多”的翟习道。



混入匪群的翟董弟四人被清除出家族

尚王庄，又名上网庄，坐落在市区北部，与擂鼓台相邻的横山(横岭)脚下，两者相距3公里左右，行政归属我市宝丰县李庄乡，现有人口千余口，是一个古老的村落。其境内有东汉大将冯异之墓。说起该村的由来，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相传西汉末年，朝中大权被外戚头子王莽篡夺，由于其施政不当，社会矛盾被激化，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。作为汉室遗脉的刘秀，也加入到农民起义的洪流之中，且凭着机智勇敢，很快成为一支势力较大的义军首领。为了荡平这支武装，王莽亲率大军对其进行穷凶极恶的围剿。于是乎，便有了一幕幕王莽撵刘秀的民间故事。尚王庄的来历，也与此有关。

话说一日，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，使原本就兵力较弱的刘秀所部一溃而败，仅其一人逃出，后边敌兵紧紧追赶。惶惶乎，不知跑了多少路程，来到一个村庄附近的小庙门前，此时的刘秀早已饥肠辘辘，筋疲力尽，仓皇之下进入庙内躲避。这是一座牛王庙，庙内神灵知道贵人在此避难，急中生智化作蜘蛛，在门口上网护佑。待王莽率军赶到，正待犹豫是否要进入查看之时，恰逢一只麻雀从天而入，将蜘蛛网戳破一个小洞。一只鸟儿尚且能轻易毁坏此网，何况一个人钻进去呢？王莽的将士看到这一幕，策马扬尘往别处追去。

稍后刘秀走出庙门，又巧遇一前往田间送饭的老妪。老妪看刘秀落魄不堪，出于同情和怜悯，遂将瓦罐中的粥饭施舍于他。刘秀餐毕精神倍增，感觉这是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饭。以至多年后，贵为天子的他仍然对此回味无穷，当然了这是后话。其实，由于战乱，村民的日子已苦不堪言，此粥仅是少量的玉米掺加野菜和水煮成的。拜别老妪，刘秀翻越村南的横山到达擂鼓台，然后顺山势而下，前往昆阳。这之后取得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昆阳大捷，且由此奠定了东汉王朝的基础。

村民知晓后，根据蜘蛛在此上网救主之事，将该村更名为上网村。不过需进一步说明的是，当初刘秀翻越横山之时，由于匆忙，加之山上荆棘丛生，衣服不时被挂针所挂，情急之下，说了句“挖针变为直勾该多好呵”。也许是贵为天子，也许是神灵庇佑，总之此言一出竟成事实。时至今日，山道之上皆是直勾挖针。

再后来，又经过若干年的苦战，刘秀最终平定四方，成为了九五之尊。当了皇帝的刘秀并没有忘记当初在该村逢凶化吉、遇难呈祥之事，遂特下圣旨，重修村中庙宇，加塑牛王金身，并给老妪以重赏。此外，承诺永远免除该村的一切赋税及减免邻村的部分赋税。为了感谢皇恩浩荡，同时也为了崇尚王者之风范，又根据上网之谐音，该村再度更名为尚王庄，并流传至今。(图片均为资料图)

尚王庄的由来

●郭连卿



资料图

一、派衍京兆

宝丰东去四十里，襄汝古道旁，是翟庄。这是一个没有被历史记载的贵族，它周身非凡，却沉默百年。从洪武到民国，身边缓缓往来的车马铃声，诉说着它古老的故事。

在翟氏祠堂门楼上，有四个砖雕楷书凸字“派衍京兆”。

“派衍”意指翟庄翟氏来自之意；“京兆”是一个地理范畴，从汉始直到明清，“京兆”所辖范围相当于陕西西安及其附近所属地区，后来演变为翟氏一支的堂号。

而“京兆堂”的开山之祖，就是西汉的翟公。史书记载，翟公，西汉郿县(今临渭区)人。任廷尉，宾客盈门；被贬后，门庭冷落；后复职，宾客又欲前往。翟公于是在大门张贴告示说：“一死一生，乃知交情。一贫一富，乃知交态。一贵一贱，交情乃见。”这就是成语“门可罗雀”的由来。翟氏后人一直说翟庄翟氏来自山西大槐树，显然有失全面。

事实上，那时的迁徙是强制但又随意的事儿，翟氏先祖看到这地方南依龙山，北临汝水，土地平坦肥沃，手指一指，说就这儿了。于是挖沟、打墙、搭茅屋，一个村庄就建起来了。

然而，一个家园的建设，并非一朝一夕。一个家族与村庄，从懵懂走向繁荣，于今天，由遗迹来昭告或由文字来诠释。往往两者有其一，就能说明这个家族从原始的农耕走向了重文劝士。

而翟庄，两者皆具备。

二、倡建义学

“乱世砸锅烧枪炮，盛世修庙建史庙”。翻阅翟氏祖谱，从清初到民国，穿越三百年时空的平民记忆，折射出了一个王朝真实的世界。



翟氏祠堂家风墙

车进薛店镇后家王村，自定王街往左一拐，乔雨大娘的火烧铺就到了。

定王街，传说东周第九位王姬姬曾在巡游途中病逝于此，谥号定王，葬于村西。民之小土叫坟，王之丘为大丘，村庄自此披上金灿灿而略显暮气的光芒，世曰“家王街”。新修的一条路如周定王刚铸就的一把利剑，指向远处，谓“定王街”，百年槐树如翡翠剑穗，临风律动。我喜欢较真儿，来前曾查县志，未发现有详细记载，有点遗憾。再想想，“问鼎中原”主角之一的周定王为什么就不能出人意料地埋藏在这里，独享村野之宁静？算了算了，吃烧饼去吧。

下车，前后一狗一猫迎靠过来，往裤腿蹭，似乎得了古村的灵性。这天恰是乔雨大娘八十四岁生日，一脚迈进屋，看见她正轻松搬起大半袋面粉往盆里倒，喜悦如桃红贴在脸上，皱纹泰然，举手投足干脆利落，不像耄耋之人。

乔雨大娘名字好听，在美学泛滥的今天也



资料图

冢王街火烧

●郭旭峰

独树一帜而不俗。年轻时她高挑安静，清秀清新，是村里的枝花。十六岁，家里穷困，娘说“闺女呀，你去吧”。她扯过大红被单包住装有自己生辰八字的木匣子，挎在肩头来到后家王村王家。未婚夫时年十八岁，两年后两人成婚，风雨摇曳里驾驶着家族的扁舟点点向前。日子清苦但充满喜悦，随着孩子一个个出生，粮少嘴多，烦心事树叶般长出来。“炕火烧吧。”她想。起初，跟随村里一帮婆娘悄悄去远近拾麦子，麦忙过后竟能拾上几十斤。磨成面，垒火炕馍，随后揣进怀里出去偷偷卖掉，补贴家用。那时随便搞经济、私自赚钱是不允许的，被发现轻则罚街批斗，重则法办严惩。后来政策逐渐宽松，遂拉上架子车，带着煤火、炊具去地头，三苏坟、镇上，赶场现炕现卖，最多的时候曾一天用掉五袋面粉，她人勤快，火烧好吃不酸，方圆十里都留下她的足迹。饼香人美，我想，她一定能称得上“烧饼西施”了。

乔雨大娘的火烧有圆形烧饼和长方形肉盒两种。烧饼刚出炉时中间鼓起，团着一股热气，食客龇牙咧嘴捧在手里，上下腾翻两下，手撕嘴咬，食来“咔咔”有声；另一种是肉盒，将肥瘦不一的肉丁加各种作料调拌好，腌上一个时辰，均匀摊铺进长方形面坯之上，折过来盖一层，四周压严实，炕熟后外酥里香，黄灿灿如夕阳。此刻

众人笑逐颜开，肉盒在手，呼呼吹着，也顾不得斯文。我从屉布上双手平平地拿起一个，急急出去找个凳子坐下，一口下去，满嘴油亮，真香！瞬间风卷残云。低首看看，油花点点，阳光下闪着碎银。那只白猫脚旁蹲立，瞅瞅我，又看看地上那星点之物，“喵喵”两声。似乎是某种提醒，让我想起幼时缺吃少穿的清苦。猫狗总让人记起紧随和患难。

村里人说，冢王街火烧起码有几百甚至上千年的历史，方圆十里很有名。这极有可能。中原大地自古种植小麦，最初的先民揉和面团，按压成形，置于燎火之上，烧烤成馍。再后来摊放在石板或陶器、铁鏊子之上，底部添柴点火，滋滋有声，就有了烧饼。冢王街曾是宛洛、汴洛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集镇，店铺林立，商贾云集，曾富庶繁华，酒肆饭店不会寡少，作为主食之外的烧饼，自然不会缺席。直到现在，最多的时候，村里曾有几十家炕火烧的，一到中午，满街香气，神仙也会停下来加重鼻息。

我想起有关唐代文学大家韩愈的一些事情。明代宰相张居正在《昌黎先生文集辑补》一书“谏迎佛骨”一节有韩愈一段话：“元和年间，自蔡屠贼归，途食郑河漏。”河漏即恰恰。说的是韩愈在蔡州随军平叛，生擒吴元济后，于元和十三年(公元818年)冬离蔡返朝，行至

郑县城西吃了恰恰。联想东周定王曾巡游且病逝长眠此地，文人雅士喜好访先人探古风，韩愈一行就餐地点当定在冢王吧。透过历史的尘烟，我仿佛看见韩愈一行要过恰恰后，随从一定会冲冲冲冲来火烧做副食，食之有味而赞不绝口。他想起他的至交郑城人马燧。唐大将军马燧慧眼识韩愈，帮衬举荐，使其声名鹊起，考中进士，开始壮阔的生命历程，没有马燧就没有他韩愈。此时在马燧的故土，想起恩人点滴，韩愈必定会摇头低吟感叹，饱暖之后，迎雪西行而北去。

乔雨大娘的烧饼一个四两半，一把秤用了六十多年，光亮如巨针，也衡量天地良心。她的烧饼让村里几代人唾手难忘，村人不少是吃着她的烧饼长大、变老的，新的孩子再来伸手捧起，烧饼因而也成为共同的记忆。她年龄大了，家人不想让她再去辛劳，她闲不下来，依旧打着她的烧饼，日子之上烙印清晰。一个烧饼就是一颗滚烫的心，像同心圆，一圈圈荡漾出去，波及常年在外奔波的人，触动他们。进入腊月是她一年中最忙的时候，每天赶明儿起来，和面、腌拌肉馅，早早做着准备。本村或邻村在外的人回来，不管官职高低、钱有多少，通常会过来啃着烧饼跟她拉家常，旧时光一下子晃在眼前。她窄小的灶火里是乡愁的发酵地。家乡的味道自此处攀缘烟囱爬出去，紧紧拉扯住游子，哪怕黑夜远途也不会迷路不归。

回来的人又陆续离别，几个、十几个的烧饼塞进包里，热乎乎、香喷喷的，转过身，就是他乡了。我们看见，一个远嫁新疆的本村闺女背三十多个火烧、肉盒，拂了拂老娘的衣裳，道别。不知下次归来，会是何时。白发二老，会否安康健在……

认真贯彻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努力建设美丽鹰城